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六期

囚旅 (續前)

少仙

之八

(1259)

把枕頭上的計劃無論如何要實現差不多每夜都有這樣決心，K妹的函中有一「夜晚千條計
白天仍然去掘地」這雖然表白她晝夜生活的矛盾其實更可以作為自己的諷嘲解釋，讀到這兩
句時真如點到了自己傷口似的苦笑了。頭一着枕，宗教呵藝術呵女人呵詩呵燃呵燎呵……一
切一切都來了！躺下坐起拋書擲筆，不關到神昏力竭不止者其實是空腦殼中跑跑野馬而已，
病魔糾纏而已，夜長夢多而已，幻象燃燒而已，夜鬼作祟而已！趕陽光一掃腦中只留下糝糝
糊糊的一張白紙。說是同居時人多嘈雜所以纏鬧到失眠衰弱藉靜養為名一個人搬到這半市
半郊來，然而在同居時所覺察不到的一切細微的喧鬧每晚都如狂潮似的襲來，從馬路上傳來

的一切車聲房東老太婆的樓下掛鐘聲四角牆外的婦女軟語聲輕笑聲作着輕微的掙扎聲……何嘗能使有過一刻安眠？即使滅了燈也從毛玻璃窗上印進了對面燈光連黑暗的安息都找不到！

暗黑裏是聲，光亮處是影，每夜要來嘲笑獨孤，誘惑孤獨！只要想想只隔着一層板壁四角牆外正作着玉肌相映的鬪笑孤獨者該是如何心搖肉跳呢？與其把自己居室比作了一「沙漠上的旅幕」不如把自己比作了一「鴛鴦隊中孤鴨」還來得要切當些吧，這是搬家以後的寫照。說是要過一點團體生活來把一向頹廢懶散的無秩序生活醫治一下，於是從市外搬到市內去是在去年臘底，和M社同人第一天就立下鉄的紀律這種公約大家是指天說誓的要遵守不渝。工作起睡談話飲食會客游玩都列入表裏，公約上是支配着那麼井然那麼嚴密，自信生活將從此一變了。然而不到一週P以胃病兼失眠首先觸犯了鉄律的尊嚴，接着是你不生火呵他不掃地呵鉄律變作了表裏的紛囂，且一急鉄律撕作片片了，從此工作室書簡紛飛，睡覺室塵封一寸，黃金夢又變作廢墟！同居生活反成了失眠症的致命傷。立下誓一等過了冬無論如何要努力學業說是春來時胸中冰塊就消開了工作也就愉快，然而趕春到來時又生出了新的口實是「人多嘈雜非一個人靜起來不能安心用功」。現在是一個人靜起來了，試檢查一下每天的工作：白紙，白紙，白得如從未見過交易的流水賬！自己執着鞭子向自己背上鞭擊，只看見條條的血痕

(1961)

而仍然是頑石似的癡迷不悟！無論如何說來從年歲上也不是撇撇嘴巴流兩眼淚就可了却一切了，想生活下去就得走上生活的大路，僅僅扮演着好夢與惡病，那究竟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多作事少作夢，會當作銘語似的寫在耳膜上，然而書齋中除了晝的光明夜的沉異外恐怕什麼也找不到。不用說世人所需要的良善，就是爲了餓是可以作盜的，爲了性是可以強姦的，試問白紙上可有過這些記載？「只要作都是善的；最大的惡是一個苦悶而無底的空虛」。這樣話是被標作自己的人生觀那樣信仰着，然而嘆完氣作完夢吃罷飯散能步一天的光陰就過去了，及至四壁流來軟語時往往一直鬧到天亮而睡的答卷仍繳不了。

之九

抱了無所謂的心情而登上去國之旅的恐怕沒有這種人吧？P君和Y君爲了愛，G君爲了革命，H君爲了補救失學，……雖然有許多不同的道路也未嘗找不出一道共同目標，這目標不用遠隔重洋來尋求，在國內是到處都可以撞見，若寫出來時就有兩個冠冕堂皇的大字「名利」——無論用什麼樣邏輯來統灣我是爲主義呵我是爲國家呵我是爲時代呵我是爲民衆呵我是爲學問呵……只爲把爲字解釋清楚就得。一切主義科學藝術都建築在名利兩字上，這是精神

文明所特有的現象，若強用近代的解釋來牽就「名利即權利，德謨克拉西運動和布爾薩維克運動皆發生于爭權利，所以中國革命也發生于爭名利」。好聽倒好聽，就是有點朦朧。殊不知爭權利者是爭水平線的集團運動其內容是民治民有民享外形是自由平等博愛；而爭名利者是爭鋒頭的個人運動內容爲我治我有我享外形是英雄首領學者！無論是思想界鬥爭團一切底流都發生於這一點，這一點西洋人看得明白，日本人看得更明白，而算其名說是「支那哲學即人生哲學」，人生哲學就是名利哲學！然而所謂名者林白大尉之橫斷大西洋不爲名牛頓發明萬有引力不爲名詹天佑造了京綏鐵路不爲名；必也威爾遜作了總統列甯作了領袖袁世凱當了皇帝張宗昌當了督軍這纔算作名。說是這一次革命的失敗完全因了下層民衆的不濟然而失敗了的大領袖和小領袖不向民間去組織而向國外來宣傳者爲了名；說是「你的思想落伍呵」落了伍與腦袋並無損失，損失的是現在不能作思想界的領袖，將來也就不能作革命界和政治界領袖，所以在說者感到了輕快的驕矜，而被說者也就感到了剝皮的痛辱者爲了名；「幹呀失敗是成功之母，孫中山列寧是經過許多失敗而後纔成功的」，甲失敗「這樣說，……乙失敗了也這樣喊，於是革命變作了獵名機會，孫中山與列寧分化作無數領袖永遠繼續着他們革命工作成功着失敗着者爲了名；「中華革命黨同盟會以及現在的國民黨都是以東京爲發祥地，

(1263)

所以我們既到了東京不能白白兒的空過，況我們也是失敗者」。整天噪着這樣話的爲了名；「國民黨已失去了衆民信仰將來天下是我們的者」爲了名；「黑暗黑暗！革命革命！」「跑到海外是來革命的，「團體團體！組織組織」！者也莫非是爲了名。名的好處上焉者美人名譽金錢，下焉者榮宗耀祖封子蔭妻，只要看看雨後春筍似的革命團體在敵國的明滋暗培下而發達而成長者就可知道所謂革命的意義了。跑到外國來喊革命逃到租界地裏喊革命從帝國主義者的手買來鎗炮來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革命的領袖們是多麼聰明而帝國主義者又是多麼呆瓜呀！然而我們革命的領袖們可以罵敵人爲野蠻爲落伍，因爲他們既不懂得革命的好處而甘心以落伍的帝國主義者自居的！換句話說那就是他們太平庸不懂得革命時代的新英雄！

之十

一覺醒來夢中的情景還那樣逼真的迴繞在眼底：仰着負罪的眼光跪在祖父父親母親前受着嚴重的審判。如果自己是被告那作爲原告的怕是姐姐吧？「B兒B兒」祖父彌留中的眼神已經灰白了猶想於圍着他的人羣中摸到了我，父親怒叱着「把手伸給爺爺」被祖父枯柴似的手掌握住了！「爹，你握的就是B兒手」。因爲哽噎着說不出話來父親來代爲答話。祖父用

一雙手握着其餘的一隻去拔拭那灰白失明的眼其實那兩眼是大瞪着。「我怎麼看不見你呢？B兒，你換過一點來！」把痙攣愁痛的臉送向祖父耳台下從祖父喉中喘出的嚶嚶氣息聽到了。「爺爺！……這不是……我嗎！……」如烘鉄烙着心似的說出這幾個顫抖的字。祖父努着僅有的氣力想說出最後的話然而呼盧呼盧的痰聲湧上來了，他終於沒有說出。送終的衣服是早已穿齊一雙手就這樣被祖父握到死裏去。當這一年的六月那不治的惡症——即所謂噎食症——開始發現時是在姐姐出嫁鄉黨祝壽的雙禧宴上，說是被一口蒸鷄噎住了，祖父頹然的退下了滿坐高朋的宴席一個人躲在無人處掉眼淚，說是曾祖父就是賀六十大壽那年死的和祖父害着一樣病症，那「年高德劭」的金字匾額尙懸在金碧輝煌的大門裏印着祖父永不遺忘的悲痛。在祖父像預言家似的「我們家的男人從未有活過六十的，我今年雖纔五十八然而他們又來賀這送死的六十整壽了！難道連二年也不容我活了嗎？這都是你父親的主義！」向我吐露了他傷感與恐懼時，雖然是偶然的一口噎食祖父已靈感到這是凶兆了。錦上添花似的這一年就以這個不祥的六月作了分水嶺，開初是幾天一噎，逐漸到每日一噎，每飯必噎，祖父不得不從城裏回來養病。一生痛恨父親不隨時甘以老秀才坐守田園的祖父對自己是抱着那麼大的希望，說是如果天假之年再活個十年八年，等自己從大學畢了業稍一看線你的前途那就含笑而死絕

(1965)

不以爲遺憾的，然而連自己的小學文憑都沒有見到，祖父臨終的摸索是絕不稀奇吧？在祖父養病中每禮拜日纔能回來看一次病連禮拜一的早晨都不容等到祖父衡量着他自己的病是那樣的輕，而我自己的學業又是那樣的重！「B兒一生受了爹的大恩，讓他來侍候幾天，饑饉他的罪過，盡盡他的孝心吧。」父親曾經這樣向祖父提議過；「有你們侍候盡夠了，不要耽誤他的學業，況他在我面前時，他難過我更難過。」祖父悽然的拒絕了父親。十一歲上從母親懷裏交給了祖父是怕暴烈的父親傷壞了幼嬌者的嫩芽而離開家庭養育在城裏的，抱着三世單傳下來的寶貝負有一髮千鈞使命的祖父在教養上該是如何感到棘手？吃多了就嘔水吃少了又不行從幼就頑劣而多病的自己，不曉得給過祖父多少的憂慮？既焦心着教育，又顧慮着多病，只這兩端已儘夠祖父睡不安食不飽的爲自己懸懸了！經了幾次的酌量纔把自己送到南關帶有私塾性質的一個小學裏；從南關到北關足有三里路程，祖父讓一日三還的跑回北關來吃飯說藉此可以鍛鍊身體，那自然合了幼年時愛玩皮的劣性。不給零錢又不忍給了時恐怕到街上亂賣有害衛生的食物，結果由祖父指定了所應吃的東西每天纔有了自己的財產。那時祖父認爲唯一的滋養品要算縣衙前黃四太太的豆腐漿了把給的錢讓每早去送到那裏去，然而每早背完了早書跑回時張開冒着熱氣的嘴說「爺爺我剛喝過豆腐漿，你看，還冒着熱氣呢！」祖父抱起來把鼻

尖吻住了通紅的小面腮，「我知道，我的B兒是不會騙人的！」祖父笑，自己也笑了，其實那裏知道這錢是完全送向祖所禁吃的花生攤水果店！從小就騙着老實的祖父。在一個夏日的夜裏，因了自己的跑跳逞強不提防被蝎子螫了手，哭喊着咒罵着被同學們從南關送到北關時，祖父已經睡了覺；同學們咚隆着號中大門喊「快開門！B兒叫螫了手了！」故鄉的讀音螫與折差不多同音，有重聽病的祖父更聽作「B兒折了手了」於是抖作一團穿不上簡單的衣褲，在索即玩皮而又被這樣晚的送回是有着因了和人打架或蹦跳而折斷手的可能，等號中夥計把大門開了自己被同學們擁到祖父寢室時，祖父還抖着走不下床來，及至明白了是蝎子螫了手而不是折了手這纔吐了一口安心氣，「呵把我嚇死了，我還以為真的折了手呢！」這樣向護送的同学們道了謝。雖然只是螫了一下而哭着不可開交的難爲着祖父只是頓足嘆氣，塗藥附冰而仍然止不住麻痛祖父把十二歲的重身體抱在自己肩上繞轉在後院的荳棚下一直等到了天亮，曾經違背了醫生警告，偷吃瓜果被祖父發現了在額角上像想拍死蚊蠅似的那麼打了一掌，然而爲了這一掌從早晨直哭到午後直待祖父陪着小心認了錯這纔停止了哭聲，幼年時就有着這樣的執拗。在祖父教養下差不多經過了三年歲月小學也將要畢業了，然而祖父於這畢業前一年於一個雖然還只是初冬而已寒冷難耐的十月裏去了世。有幾天是連湯水都不能下壓睡倒不能起身了

(1267)

自己纔從學校趕回來，在號中曾經直覺到夥友們避着自己而私自談論的眼色也明知是議論着祖父凶多吉少的病，但偶一聽到說祖父之病是不治之症時常惱，爲是敵人們故意造謠咒詛，在自己有一種迷信的執着，那就是「祖父決不會死的！」况彷彿於極遠的隔世似的只朦朧過曾祖母的一次死；然而那種死又彷彿和姐姐出嫁時一樣熱鬧歡樂，家中不過有許多人草名其妙的忙碌着，門上搭起孝坊有許多紙人紙馬紙神仙擺滿着，和尚道士囉囉噠噠的吹打着罷了，留在自己記憶中的是自己穿着全身雪白的孝服蠻橫在許多未穿孝服或只帶一頂白孝帽的小友中間感到過全身雪白的驕貴，這些小友們確實爲了沒有得穿這樣白衣而感到了慚愧；這種死的記憶與其說是悲傷的，不如說是歡喜的，和迫在眼前的祖父之死完全不能聯貫，然而等到趕回祖父病床時纔確信祖父有死的可能了，那無可挽救的悲哀幻滅使十四歲的青春中湧出了「人生如泡沫」似的這個印象一直糾纏到現在。「不用說捨不了B兒就是家中一隻貓一匹狗我都是捨不下的」祖父曾經吐露過這樣語言；「呀使我過了這個年」這是祖父最後的要求，抱着要看看自己從大學畢了業的奢望等到病重時只簡爲「那怕從中學畢了業也好」的說法了！然而連新年都不讓他過去，連小學文憑都沒有見到，造物者是這樣殘酷無情！祖父死後不到兩個月母親從外祖母身上承繼來的一份遺產也於這一年歲暮的送竈節後一日收了果結束了題四十

三歲的壯年生命！——她是死於和外祖母一樣的癆肺病。——母親最後的憾言是沒有能看到自己娶妻抱孫而妄費了一生心血。真所謂禍不單行，接連着於第二年又死去了父親，「看吧，人亡家破！這是天數。」在一向以聖人之道為經占卜星相之術為緯的父親臨終時吐露過這樣話。父親在病中知道他終於沒有救轉的希望了，把號中的夥友家中的遠族外邊的戚友統統請來完結他托孤的使命，在父親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一黍稷不辨的呆公子更不用說成家立業了然而他爲了對祖父在天的責任只能這樣做作；爲安慰祖父的憂心曾於他病床前說過這樣話：「爺爺請你放心，假如真個到了不幸的時候，我也當如對着你時的那樣讀書上進，」啊，那我就死也瞑目了！」祖父露出這樣信任的眼光。「你要知道我一生幸苦就爲了你一個，幾世的功業也全在你一人身上！……」母親曾經咽着眼淚勸勉過。就連信家破人亡爲天數的父親也念念不忘的叫到了床前怎樣照理家務怎樣處置財產的教導着督責着，「不要緊！我已經這樣大了，況還有姐姐。」自己是這樣悲壯的接受了父親遺命。「敗壞了你自己不要緊，若由你的無能連累到祖宗挨罵那可不是我的兒子！我們祖上是積德的人家。」飽受了舊禮教洗禮的父親即使真心爲了自己兒子擔心也不能不把陳宗遠祖抬出來。父親嚴肅的眼光責備的語氣即使死已臨頭也未改變過對自己的態度。無論祖父的死母親的死父親的死姐姐都作了受命孤臣，把祖父

(1269)

母親對自己的希望從父親手裏交給了姐姐，姐姐就擔當着這樁使命，然而想想自他死後已及十年了在這十年的長歲月中可曾有希望的泡影給過他們？說是死者已成過去仗着近代的教習不至再真的相信輪迴死而有知之說，然對於既作了證人又作了孤臣的姐姐該怎樣瞪着無恥的眼光和她同看大地同看天空呢？十年來的流轉不但沒有爲了他們的希望而去照例的納入所謂人生模型中，而且發了狂似的把他們賸餘下的血肉任意毀棄任意踐踏，從南跑到北從北跑到南跑着跳着哭着掠着究竟爲了什麼？把祖父母親和父親給自己用血汗換來的前途建造的幸福是唯恐毀之不滅棄之不絕的那樣感到了厭惡，何怪鄉黨間罵爲禽獸！不但他們的坟墓不願見到爲了躲避責難此生連姐姐都不願再見的抱着這種心情跑到海外了，然而他們偏偏於無法提防的夢中門到了異國枕上。祖父不是生前那樣溫和，母親也不如死時那樣仁愛，父親是更變得嚴肅而怒惱了！十年不見如在目前的他們使自己澈悟了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宗教什麼是倫常的起點，像噴泉般的眼淚把夢網衝破時「熱水燒開了」房主婦恰好在樓下喊叫。揉開了濡濕的眼睛，春早的煦陽從毛玻璃窗外射進照着自己眼睛不能正視，看了看枕邊坐表的指針已經是九點半了，細微的哀愁像觸着紛紛欲斷的神經儼然像滾倒在故國故鄉的母親懷裏！連做夢也是那樣辛酸想着感着眼淚又在眼圈裏打漩。伸開了兩臂真想跑在什麼前禱告。記得未搬到

(1970)

語 錄 第五卷 第二十六期

一二

此地時曾有過幾次宗教的引誘，有一晚簡直發狂似的跑向青年會去叩 F 先生的寢門真想跪在 F 先生面前如電影似的那樣含淚祈禱，適巧 F 先生出去了事後曾在心裏嘲笑自己。在一年前的此時流寄在 G 縣因了同事 C 女士向學生宣傳宗教罵她麻醉青年就在講台上提出打倒基督教的口號，僅僅一年的歲月自己竟變作這樣渺小與無力了！但是真的能把背負着的悲哀和悔恨用懺悔的形式消滅的話自己是不惜跪在上帝面前求仁慈的主用手拔去了心上鏽針的。

之十一

「刺激即人生」爲了求刺激逆着險濤御着狂風一直衝上去入世的辛苦總算略略嘗了些。在自己這短短的生涯中有醇酒也有毒藥有天仙也有夜叉幾乎是汎刺激主義似的把長着刺的東西都拉來，沒有魔不會有神沒有暗也不會有明這是廚川白村先生的觀照享樂態度自己是一直到現在還奉行着，於是窮呵病呵漂泊呵傷感呵傍人雖然一見就蹙額彷彿聞到了狗糞然而自己並不覺得恥辱反當作寶貝刻劃在永遠記憶裏。魯迅先生說生活不是爲了愛人是爲了仇人。我想這還是他人道主義的出發點？我是相信相對論者的主張沒有愛也決不會有仇的。不管是仇還是愛沒有刺激的人生等於沙漠墓場會使鮮血變成了穢水。然而一直奔放到現在漸漸落在宿命

論者的巨掌中了：稍一看書頭腦就會變成一塊渾鐵，稍一寫字背脊就像扎上一把鈍刀！未及中年而已顯現了衰老現象了，不能不令人慄然！在以前曾經懷疑過爲什麼越是老人越頑執着生，越是青年越追尋着死呢，現在纔漸漸了解，把愛當作了生命爲了求愛那死真是不值一顧的東西。這是青年人的幸福和災難，趕到從肉搏着死的愛的本位轉到了逃避着死的生活本位時地球是平安了然而春天也就告了結束。宿命論較虛無主義更覺可怕的就在這一點，科學之較文藝可怕的也在這一點。從十四歲時讀懂「蘭亭序春夜宴桃李園起宿命論」一直糾纏到現在的近來是愈覺其壓迫了，直要看看宛如荒草般的鬚鬚漸顯絲紋的額角和看見了少女反不如看見了少婦那樣親切的變態心情不是可怕的徵兆嗎？爲了一件小事就流的那種不值錢的眼淚近來也不容易看見了，自己覺來也是一種威壓。然而所以成了這樣斑銹滿身者不能不說是刺激過度的結果。但我並不願發生什麼感慨「茶花女臨終時還說『再讓我喝幾盃酒』」。當我讀到此處時衷心湧出了同情之感，兒女英雄式的生活在現在被所謂合理化的人生驅逐到渺乎其遠的很老的古昔裏去了，但在自己不知怎麼還保有着強烈的嗜好，那不但只當作詩材拿來暫時愉樂一剎的那快感實在想作爲終身的寫照不惜飛奔在火燄之途只待自己化作了焦炭。

之十二

囚 旅

兩日來的時間盡行消磨於櫻花樹下。爲了這櫻花世界的美名而被誘至的是值得把賣不去的時間來供作犧牲的。然而要把兩日來所得到的印象寫出那真困難，雖然也裝出一般人的臉而像很感興很緊張似的，作着既不大夫又不學生更非職工的「花見」，心上濃重的黑霧透不進一線花光。即使勉強抄襲「櫻花似桃而色淡，花繁而無香；每於開時，東都仕女如狂如癡，晝夜醉舞於花下，以其花期極迅，稍縱即逝，又易爲風雨所摧殘，不惜晝以繼夜以竟其歡也……」。或「櫻爲日本之國花，朝繁爲雲，夕零如雨，適足以象徵大和民族之刹那主義……」。不是仍然與自己心情無涉嗎？看着陣陣游人攜酒提盒，簇簇蘆柵紅氈席凳，歌呀舞呀喝呀吃呀幾疑置身狂病世界。然而一刹那的陶幻不是沒有過，那是電車停在了上野公園前拖了軟泥似的兩腿走下電車一眼望去被美幻的色彩所攝身軀宛如飛騰起來了！層層疊疊濃濃重的花雲實使人有幻海蜃樓的幻覺，幾日來的悔恨悶損不覺從軀體脫去！神經質的抱住了櫻幹除了跳幾跳喊幾聲孩子似的是不能表示心裏歡喜了。然而這刹那的幻覺又被理知所刺死冷冷然瞅着游人瞅着花雲，憤懣疲乏驕慢！「有什麼值得驚喜呢？充其量開了幾枝櫻花罷了！充其量使眼官撩亂一時罷了！究竟有什麼可樂，爲什麼要樂，而且想樂時什麼不可樂，何必一定要看櫻花？？」「呵呵呵！從父章上得來的傳統享樂法已不能夠欺騙感官了！慘敗！慘

敗！憤恨的火充滿胸膛幾乎想洒遍石油燃上一把火看你們公猪母狗們再享樂！在自己生活中有的是這樣花，人，繁華，噪鬧，大都市的騷動，大自然的凡庸俗惡！這些東西除了徒增加衰弱煩悶外對自己什麼功用也沒有。這些東西騙騙那未出過齋門的書呆子未見過世面的鄉下老是可以的於自己是經煩見厭了，那麼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啊？啊！需要暴亂，淫狂，災害，豫陝甘大災害，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歐洲大戰，武漢裸體大游行！……

——如果還要寫的話算沒有完。——在東京。

成功者

杜宇

(一)

C君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想，他簡直不能安睡了。

午後，同事H君曾告訴他一個消息，說，「經理對我說，叫我轉告下，他（經理）說他太懶了，應該勤勉一點。他（經理）又說，他和他從前因為有點師生關係，所以不好直說。我想，我和F也不大熟，你們是舊來同學，何妨轉告他一下。」爲了這個關係，所以他半夜

都不會合眼。

F的姓是U，僅僅十八歲便來社會上服務，實在不免有些孩子氣。——疏懶一點，也是有的——但他人雖年幼，却長成一個很長的身體，就是年已三十的H，也要矮他一個腦袋。

他和C君是舊時同學，此時同事。同事們因為他細長細長的很像英文小草字母中的F，——比任何字母要高些——所以就贈他一個F的尊號。

C君這樣想，腦筋的翻覆和身體成正比例的想，「是的，F實在有些疏懶，是應該告誡他的。」——「但經理為什麼不親自告誡呢？他親自告誡不更發生效力嗎？他未必怕開罪F罷？H為什麼又托我轉告？自然，我和F熟些，但H和他也未嘗不熟。」——「是的，他們都聰明，怕當面說人短處，得罪人，便把這事輕輕的付給我；我未必就是傻瓜嗎？」他想到這里，有些憤然了。但又一轉念，「人為什麼要有朋友？不是為能勸善規過嗎？這樣說，勸告F是我的責任了，況且經理還轉托嗎？」——「真的，人對人都應當直率一點，大家都怕當傻瓜，這個世界可糟了！我一定告訴F，我一定告訴他。……」

他才迷忽入了夢鄉。

第二天工餘之後，C君便叫着F，「來，F，有話和你談。」F跟了他來，兩人同走在

一塊空地上，立定了。「你知不知道經理說你懶？」

「經理說我懶？」F驚叫着。

「是的，H君說，經理叫他轉告你，叫你以後勤勉點。他因為不便說，便又托我轉告你。」

「怪！真怪！我何嘗懶來！」

「F，不要那樣了，以後勤勉點吧！社會上服務比不得家庭，像父親母親一樣會原諒你的！」

「但我並不會懶！」

「你何必護短？我都曾經看着你在工作時候，倒在牀上睡覺的。」

「那是我……」

「是喇，不管怎樣，經理這樣說，我轉告你，請你留意吧了！」

F君帶着不高興的神氣，談話便中止了。

夜間，他們——經理，H，F，C君——同在一桌用餐，F君忽然開始說話，

「真怪！……」

大家注視着他，

「現在有人說我懶了！……」

經理面上變了顏色，似乎就要生氣。C君笑了起來，他說道，

「你們看，F簡直是太孩子氣！……」

大家移轉視線注視着他。他用腳尖在桌下同時觸着H，F的脚。

「昨天上午我才說他近來彷彿有點疏懶，他今夜就似乎要想發我的氣了！」——「經

理！你這一二年來吃飯都不及以前勇敢，怕是身上有些不舒服吧？」

「這一二年是有些不高興。」

「何如？我說的是不錯呵。」

C君看一看全桌的人，大家都微微一笑。這個小小惡風波，算平安過去了。

(二)

F對H說，C君對人是太不客氣了。

「並且，」F說，「你看他是多麼上諂下驕呵！「經理！你這一二年吃飯沒有以前勇

(1277)

敢，怕是身上有些不舒服吧？」是多麼諂媚！「F簡直是太孩子氣！」是多麼驕傲！……
哼！……」

這話由H傳到C君的耳裏，他又一夜不能安睡了。

「嘻，上詔下驕！」他想，「我就這樣卑污了嗎？我的人格竟會到這個地步嗎？」——
「是的，我太不客氣了！我也太傻氣了！我何必一定要和他說？就說，又何必一定要說他懶而指斥他？他不是老羞成怒後，才來毀謗我嗎？」——「唉！我該聰明些了！我該客氣些了！對朋友，是應該客氣一點的。——不，人對人都該客氣些！你不客氣時你只有直率，直率了非受攻擊不可的！……我該客氣……人都護短……我該客氣……」

他睡着了。

「密斯特U，這是你的書，我不看了，謝謝你！」

「C！」

「什麼？」

「我家裏寫了一封信來，叫我匯點錢回去。我想照辦，又怕成了例，我增加一個擔不起

(1278)

的重擔；並且我的薪金也不許我的。想不照辦，家裏似乎又真的需錢。你替我想想，怎樣好？」

「對不住，嚇嚇！你當然有高明的主張！恕我沒有替你思想！對不住！抱歉！」他說後，點一點頭，走出去。

(三)

F又對H說，C君真是太客氣了。

「那不是對朋友的態度，」F說，「尤其是舊來的同學！並且，那種態度多麼虛偽！」——「太沒有真心了！」

C君聽得後，自然又是一夜的滋擾。

「上諂下驕！」多麼虛偽！「嘻嘻！對他隨便一點，就是「太不客氣」！拘謹一點，又是「太客氣了」！天！對人多難呵！」

於是，C君決定了，他以後對F，——也不只F——要面上表示着親善，不管心裏如何。

「但是，」C君最後想，「F也真是太豈有此理了！當着別人這樣誣辱我！我對他表面上親善也太便宜他了！——自然不親善又是太客氣，又是虛偽——我要報復！我要不現形跡的報復！……這樣……那樣……」

他腦筋思想的發昏。他睡着了。

「F！你這幾天太憂愁了！你看，飯吃不得，人也瘦了！何苦來！事情到哪裡算哪裡，不要太愁了！」這是C君勸慰F，顯出十二分同情的樣子。

「經理，」C君對經理說話，因為經理問他F近來是否勤勉一點，「那個人簡直是不可救藥！他，依然，每每在工作時間內睡覺！」——「並且，他還說，經理不公平，一味的說他懶呢！」

(四)

(1279)

「C君，」經理說，「U君免職了。這是他本月的薪金，只有十元，因為他本月只工作了十天。我不便交給他，你替我發給他吧！」

C君送F走出門外。F蹣跚的，一步一步的走出，兩隻眼內充滿了眼淚。C君低聲說，「你這月不是工作了十天嗎？但是經理總說沒有滿月，就不能算薪。我和他說了又說，說你的環境，你家庭的情形，請他念往日師生的情分，發給你。他却只拿出一半。在這里，是他發的五元；這還有五元，是我送你的川費。」

立刻，有幾滴眼淚從F的臉上滾下來，那是感傷的感謝的眼淚。

「C！我不知怎樣說才好！」——「你，你是我的友！我唯一的好友呵！」

C君沒有作聲，他兩隻眼睛死釘在F的面上，心裏却想，

「我成功了，嘻！」——「這是成功的秘訣！」——「不，也是人對人唯一的利器！」——「還是不，說誇大些，或者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人生！」

六，十五日，于四川涪州

雷雨

張逢漢

天空爍耀着光亮碧綠的閃電，

(1281)

一剎那間宇宙變成怵目的悽慘，
地上斑斑的殷血，
染紅了的雨點。

從遼遠遼遠的境域裏，
傳來了不斷的震耳雷鳴；
樹子被暴風吹折了腰，
電線也不住的吼嘯，
這是象徵怎樣的時代來到？

我們不要恐懼這世界是這般混沌，
渾濁時代過去便會放出盡量的光明；
你不要像醉漢般鼾睡，
不自覺的，也許會睡死了。

雨
雷

精神坐在半空雲霧裏，

俯視着雷雨嬉戲。

青年們醒罷，

高舉起你們的旗幟！

——二九，六，一三·寫沈子靈的哈埠——

打 靶

鍾中立

我立在一間靠近刑場的店鋪之下，等候着看將要打靶的犯人。這天驕熱的太陽，照臨在失敗者的歸宿地——刑場上來，異外的炎威，把我們看打靶的觀衆，熱得臭汗來了一陣又一陣。呵！察造物的意思，是想用高壓的暑氣，來脅迫懦弱無能的人們，然而不會想到，却予了犯人以無形中的安慰；這就是我們千百觀衆，正揮着似淚的汗珠，共同守候着憑弔這人間行將歸宿的英雄……。

(1983)

打……爹……的……爹……悲壯嗚咽的死調，已在遠遠的吹奏了，出了名的「怕長鬼」的我，聽了這帶了血腥而且擅抖的送終之曲，頓時毛髮倒豎起來，「噯……噫……！可怕」的死景，剎間就要活蹀蹀地躍入眼簾了——多麼的難看，走吧！——來時節的勇氣何等的掘強，心中想；「今天有趣味的打靶——兒戲的殺人，一定要看一看，看了就使吃不下飯，也不大要緊……」現在完全給驚怕征服了；「從來未曾看過打靶，不知是怎麼個樣子，今天的機會，又是千載難逢，不走吧！」好奇心於是把驚悸趕掉，精神振作了不少，惟獨心上的脈息，還兀自跳個不住。

答（足旁）躡……答（足旁）躡……兵士的步伐聲，隱約可以聽見了；一二一……一二一……打爹（口旁）的爹（足旁）……同時并作，神經很興奮的告訴我，說：「兵士押着犯人快要來了……」「呵！賊果來了……」一個還不懂人事，天真的小孩，無意的把這句話，在他嬌嫩的紅唇裏露流出來，引起觀衆有磁性的注意，他們統通卑視着這打靶的犯人，「呵！這樣的一個好少年，爲什麼會做賊的……」一個觀衆——老太婆——不相信這麼個青年會去做賊，用有些疑乎驚奇的口吻，說了這一句。「唔！老伯姆，爾不知得，今日的后生子，開得交（了不得），聽講渠係上海大學畢業生，讀過書……」一個鄉下婦人，操着很有經驗且

有根據般的話，接着老太婆的聲尾，告訴這老太婆，以他的簡史；在這時節，陽光掩映之下，森白的刺刀叢中，頸邊插了白帛的罪狀，繩索背縛着的他，終於給我看得很清楚了；他約莫二十歲左右，很斯文，不過坐了好久監，衣服蔽陋極了，髮也很長，蓬鬆，面上蒙上了一層頗厚的塵灰，青黃的顏色，憔悴的形容，蒼白的雙唇，瘦弱的身軀，幾乎像是十八層地獄下，牽出來的小鬼；「的確是呵！這麼個年富力強的少年，爲什麼會犯起法來？致受今朝這樣的疼痛，……可憐……」聽了老太婆和鄉下婦人的一段話，又見這犯人的一面的我思潮有些模糊，迷感着在想。

匍……匍……匍……一陣排鎗聲從空間衝進聽官裏，把我提醒來，偷眼向距離十數碼遠的刑場中去，兵士正挽着鎗，喝着口號，吹着得勝喇叭踏步歸營去……刑場中登即圍上了一大堆看死佬的活人，我被好奇心驅使着，也攢前去看；他，五分鐘前一如現看他的人，一般安健的他，在一瞬的五分鐘後，已經躺在殷紅的血泊裏，身上且帶着幾處被創的傷，同他二十年來，不曾安靜過的靈魂，一同的止定了……「唉！悲慘的人生有幾何？」感覺性熱狂的我，禁不住嘆了一聲息。

「這個死佬，犯了什麼事，做到這裏來打靶？」和我一樣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的一個旁觀

者，向着旁的一個，大約是他相識的人，這樣的問。「他，說起來很麻煩，但是我也不知其底細，不過我聽見人家說過，他是M縣人，爾看——用手指着死尸上插着的紙上說——他姓陸名輝，年二十歲，是刺必山，大盜黃民的祕書，前幾月，刺必山被官兵圍剿，他們跟蹤逃去，不知他在何處拿獲，今天就地正法……」這一個被問的人，就這麼簡單的報告原問者。渴望着打破「爲什麼犯罪」這啞謎的我，有些苦悶極了；觀衆敵不住太陽的晒，逐漸散走，只留下幾個觀衆和我——活人襯着死尸一點綴這殺人的恐怖刑場，不久我們也散去了。

刑場中單剩下這失意英雄的尸首，很快樂的倒睡在大自然的母親懷抱裏微笑。……

有人打了靶後的T鎮，頓時鬧熱異常，談風很是利害，都是在下決烈的判斷，批評這犯人的罪惡，我踽踽獨行，打從T鎮街道上過時，隨時隨地，可以聽見「這樣的年紀，就去做賊，該死！」「呀！犯了罪的人，不捉去打靶，天下還了得？」「政府爲保護人民，所以一到擾亂治安的匪徒，就立即正法，使天下也好得一個太平……！」這曉得用大題頭來談話的，我測他是有國家思想的吧！不消說，這種聲調，猶其哄動了現在的時下；同時，我似乎覺得有很多視線，拋在我的身上，面孔爲之紅熱起來，「喂！我不是賊古，別看！」心中爲躲避視線的嫌疑，在抗辯，思潮在腦海裏翻騰着自忖：「……青年的他，爲什麼會犯法，我

呢，……」這時炎熱的太陽，正大肆其可怕的炎威。

好了，我爲欲究竟這犯人的罪狀，所存的苦悶，到底找到了解釋者；原來他的罪史是這麼樣的！回到T鎮一間熱鬧的相識的友人店子裏坐定時，來了一個認識的朋友，以下是他說的話：「……你們知道今天被打靶的那個人，是誰嗎？他是刺必山，大盜黃民的參謀長，今年二十歲，名字叫做陸輝，M縣人氏，家裏以前很過得去；他在上海某大學讀書，大約大學一年級的樣子，當他讀到這個程度時，他在家鄉的父親和……給一個仇家陷害，在一個大約是這仇家的親戚某軍官之前，出首告發，說他父親反抗政府，於是他的父親便被莫須有三字，累到縲洩裏去了……入了莫須有三字的獄的他父親……好久沒有消息了……他也由是輟學……不知什麼時候？投進這黃民的匪派裏，充當參謀長，數月前，刺必山被官兵攻破……他……」呀！他的罪史原來是這樣，而他的犯罪的原因呢？則不得其詳（？）。

唉！這些事實，現在相隔三年了，欲尋求他「爲什麼去犯罪」的原因，至今好像一塊冰團，鎮壓在心頭上，冷清清的找不到一些證據來回答這個縣案，不過我們却時常聽見青年又在犯罪了的消息，局勢較諸前時，有格外嚴重趨向……「青年份子真了不得了……」。社會上的定評愈加堅決的鞏固；「真的嗎？這些話！」我自始至終有些懷疑，總是沒有能力來探

索這個隱，只好聽候留心世道的他們，出來解決吧！寫到這裏，想像中湧現着很多倒在大自
然的母親懷抱裏失意英雄的微笑……

六，廿，作於棉蘭

可憐人的調兒

謝影心

似乎寂寞得狠，今年秦淮河的歌妓都趕走了。在垂揚碧波間，只有龐而且笨的書舫，沒
聲響地擺蕩着，誰都知道宇宙間總不會有一剎那一微塵的沒聲響，把人們死化了！況且秦
淮河是吸收着吾們古國五千年所獨有的歷史上的豔迹風雅，好古的人們也決不會教他寂寞
的。可是，寂寞者總以為寂寞哩！我，住在秦淮最勝的岸畔，倒是不覺得怎麼。天天到了夕
陽留戀波紋的時候，就有一種怪異的聲音發現，——其實是不怪異的，也可算做新聲吧，這
新聲是確實的，凡是今年六七月遊秦淮河的朋友，都一定聽過的。就是一個老兒的喉嚨裏發
出，他學作狗叫，牛叫，畫眉叫，雞叫……學得十分像，不，百分像。有時，那些真的
狗，真的牛，真的雞，也被他哄出來。說也奇怪，那些畜生們倒把這老兒的呼聲當作牠們的

可憐人的調兒

二九

(1287)

(1938)

同類，竟在一塊兒高談闊論起來。可惜聽懂的極少啦！那狗們，雞們牛們，似乎感着苦痛，現出高山流水鮮知音的神氣，這豈不是辜負了牠們呢！我，當然無聊極呵！努力着禽獸的遺傳性，擔負有聞必錄的使命，把那些畜生們的奇談快論，異想名言，作斷片的介紹。雖覺荒唐，倒是可以促進前世紀動物的精神文明吧！

「喔喔！你在那兒？親愛的伴侶！」

一隻公雞雄糾糾地挺着胸膛，鼓蕩着牠的兩扇大翼；一雙惡狠狠的目光，在雜色的高場下閃動，緊緊兒跟着牠的如鈎的腳爪進行，似乎要尋什麼的樣子，而且，盡量地延頸發喊。

「像得狼！喔喔！原來是不長進的人，學着我雞們的呼聲哩！嘎！……嘎！」

公雞又說着，

「喔喔！……喔！」

一個老兒，兩隻手握着一對短小的槳一對，喔在洗澡的木盤裏，被那清溪漾漾欲睡的波搖盪着。他的一顆頭伸出在兩個肩骨和駝背中間的缺陷處，儘管學着禽獸種種的呼聲。當然一個人會學禽獸的呼聲。他去討飯也討得多些，呼喊也覺得高興些；因為值得高人雅士的寵愛吧！

「嘎！嘎！你老，爲什麼來模仿着我雞們的呼聲？我雞們的喔喔是純潔的，率直的，偉

大的。恐怕在虛偽裏學不到怎樣的好聽呵！噯！可憐的人呀！可憐的人呀！」

公雞帶侮辱的神氣對老兒發問着。

「喔喔！……喔！……」老兒越發興高采烈學着喊。

「噯噯！你難道不會說人們的話嗎？如果你爲着饑餓問題，假借我雞們的喔喔，那是可行的，絕對不行的！因爲我雞們的喔喔，未曾用牠作過一次的求乞。可憐的人呀！你老，還是用你人們的腔調求乞吧！多麼漂亮，多麼新鮮！哭啦，笑啦，都有，一切都有，都可以！那些在畫舫裏發雅興的大人小姐們都是你者的同類，當然，贊美您老，並且會提拔您老。何必假借着我雞們的喔喔呢？」

公雞高傲地繼續問着。

「喔喔……喔喔！」

老兒似乎聽不到牠的責問，只管伸口亂叫着。

「噯噯！可憐的人呀！您老怎麼一點兒不理我？是不是怕着羞，不肯答復麼？聽說人們怎麼都不怕的……你老怕怎麼……橫直是不怕什麼的；請你老爽快答復罷！好教我榮贈您老一個「頂天立地大無畏者」的徽章。好嗎？噯！」

可憐人的調兒

公雞似乎很喜歡討究做人的真諦。擺起哲學家的神氣，極莊嚴地說着。

「喔！喔喔！……喔喔喔喔……！」

老兒似乎恍然了。把模仿的呼聲越發提高，延長廣大起來。

「噠！你老不理我不答復我，也許藏着深意遠識吧！但是「拿喔喔催醒白日裏作夢的大人們」那裏有這事！他們白天作夢，總是要作夢的，您老，可不必過勞吧！」

公雞顯出高傲的樣子，看不起了可憐人，帶着冷嘲熱諷的音調作，最後的教訓。

撲喇一聲。牠就一忽兒向着岸上的綠陰裏消失了。但是牠的高傲，爽直無畏的神氣照舊

地模糊籠着老兒的四圍發問。老兒似帶着憎惡的樣子兒就換一套哞哞式的調兒喊着。

「哞哞……哞哞！」

「唔唔！你老這樣的喊法，倒還有些意思！可是懂得哞哞的蘊義嗎？」恰巧有一頭老牛伏在水邊懶洋洋地應着。

「哞！……哞哞！」

老兒不理牠，因為討飯是何等緊要的事，管不得「呼牛應牛」那許多禮貌。所以他只管繼續他學牛喊的工作。

(1291)

「嗚！那末，您老也不過是一個最屈伏的可憐者，可是您老要知道屈伏是不容易的。像我牛一般的是多麼頑健，多麼有氣力；但是總免不了小孩子們的打擊。可憐者！鞭兒下討生活，當然不會有好的！我牛們，實在談也慚愧，白生着這副勁骨，做奴隸的一日一日地挨過去。差不多把原始時戰勝一切野獸的能力，漸漸地消失了！這是何等的墮落呀！您老何苦來學着我的口號去討飯，這是意外的事情！唔！」

牛用一種輕蔑而且怨哀的神氣，發出很沉重的鼻息教訓着老兒。

「哞！哞！……」

老兒照舊學着作簡單的呼聲答復着。

「可憐的人呀！墮落是懇求的動物，一天一天的懇求，是不曾得到自由的；只得得到壓迫加重報酬。所以我牛們根據着歷史的經驗，都覺得懇求是慢性的自殺，懇求是唯一的麻醉藥。但是我牛們麻醉慣了，一天一天的儘管走上死路去——無抵抗的死路迫近末日。您老，喊着哞哞！可是走這條……？」

牛繼續着教訓。

「哞！哞！哞哞哞！……」

可憐人的調兒

老兒，却搶着呼喊而且延長他的牛調。

「當然，在死路上是不覺得屈伏的苦痛，屈伏的病醜，屈伏的受辱，這是我牛們唯一的痛心的過程。可是您老——可憐的人呀！——是何等的聰明，何等的魄力；爲什麼明知是條死路，硬要學着我牛們的模樣？豈不自來討死？我牛們很希望您老，不要來做牛；狠真熱地希望您老好好地去做人；尤其要指示一切的人們不學着您老方才牛的呼聲，也個個去好好的做人。那末，牛世界也不會聽到人的調兒；人們的世界也不會鬥出牛的醜態來了。您老！可從此閉着喉嚨停止伸吼叫罷！好嗎？」

牛是狠悲切地教訓着，似乎流着牠的熱情的眼淚。

「哞！……哞哞……哞哞！」

老兒似乎懂得一些，但總是不得不喊着爲着討飯。

「算了罷！您老，不理我，不答復我，這也是您老有了應該走入牛圈的一段命運。在前，我牛們恐怕世界上永遠找不到比牛更會屈伏的有脊椎的動物！可是，今兒却碰到您老——可憐的人，——會忍受着屈伏着，低下頭來弄這些事，這倒是我牛們得到共鳴的朋友。這是何等慶幸！何等有趣啦！」

牛慨然了。似乎不肯教訓那老兒的樣子；只有發出歡迎的調兒來再敷衍一下。

「哞！……哞！」老兒似乎也慨然了，只好作牛的嘆息吧！

「唔！您老——可憐的人呀！——時常慣唱着『超出禽獸的有理性的人類』的口號。這是值得我牛們尊敬的。可是，現在這麼胡鬧起來；那就被我牛們看破了。不過，您老，是個可憐的人，會做可憐的事；一切的口號，也不過對着我牛們表示誇大和虛榮罷！這些把戲；原來如是！……或者您老是不高興說謊的。聽說你人們有怎麼宗教的催眠理學的縛束，虛榮的文人的虛偽；……也許是這些東西的弄鬼，欺騙着您老墮落入牛隊，漸漸地屈伏下去罷？可憐的人呀！您老是何等的要命，為什麼被宗教家，理學者，和虛榮文人的那些東西利用，願意自走向自殺的路上；也許太糊塗吧！可憐的呀，您老是不是知道這些弄鬼東西，只有你人們會的，所以……唔！」

牛似乎恍然了人生的迷悶，來指導老兒實實在在去做人，說着。

「哞！」老兒也似乎恍然了，作默認的極簡單的答語。

「對嗎？可憐的人呀……唔！」

牛繼續問着，

可憐人的調兒

(1294)

歸 錄 第五卷 第二十六期

三六

「嗚！」老兒似乎說着……

「對嗎？您老，沒有明白答復我，沒有深深地感謝我，我牛們何必硬要說您人們糟糕。

我牛們也來學學您老所宗奉的禮學先生們的「不道人短」的口頭禪罷。可憐的人呀！兩隻脚的牛呀！您老懂得嗎？」

牛似乎憎惡着老兒不領牠的教訓，帶着忿怒的神氣說着。

「嗚嗚！」

老兒，當然不會忿怒的，仍喜洋洋學着牛叫。

「嗚！您老，如果不肯與我牛們談話；請您老在牛面孔下拿牛的力量出來，較量個勝負吧！」牛堅決地問着。

「嗚！」

老兒羞却地應着，

「可憐的人呀！也許您老連做牛還做不成……那裏好做人……可憐……」

牛似乎狂怒得沒出氣的餘地只好在那草窠裏熟睡着的花狗身上盡力觸着。當然，狗是何等的靈敏，用不着接觸就覺到痛癢。狗馬上狂呼亂叫起來，無目的地跑了許多個圈子，

臨着河上一望仔細一聽。聽見那老兒叫牛的呼聲，狗就知道是「人的牛喊」；因為狗比任何動物聰明些。狗却一時生出狗的主意來，就想拜託這可憐的人——會喊牛喊的老兒——代他向牛咒詛，報復方才牛在盛怒下一觸的宿恨。要那個老兒咒詛牛代作奴隸，牛是唯一的最上的屈伏的吃草者，牛是無反抗的死屍……狗打定了狗主意後，就仰着頭搖着尾，跑近老兒那邊；作起狗的詔謂來，狠和悅地低聲叫着。

「好！好！好！」

「旺！旺！旺！」

老兒自然用一個真的狗叫答牠。並且懂了方才狗被牛欺侮，和狗這次來詔祭謂的用意。他感着他自己也……自然不肯罵牛代作奴隸了。

「好！好！……好喇！」

狗仍舊興高采烈地求着老兒代他復仇。

「旺！旺！旺！……」

老兒假惺惺地悲怒着答牠。

「好喇！直得……可憐的人呀。多麼機警，何等省事！我不如也，我不如也！」

狗得意地叫着。

「旺旺！」

這一聲，老兒似乎發了狗的嗚咽，併且再不能繼續下去了。老兒沉默着，懊喪着，百無聊賴，只得拋了狗調牛調雞調，另改時髦的呼聲罷！吻吻的畫眉調罷！但是畫眉總不被哄出來，老兒就沒興了。他又想着狗調雞腔牛喊，雖被狗笑着，牛罵着，雞罵着，可是那些畫舫裏的大人小姐們倒還喜歡這些怪調。

老兒終究決定了一切的調兒能夠哄出大人小姐的錢來都喊着。這是爲着容易地討飯。

于是「喔喔！」「哞哞！」「旺旺！」的呼聲不斷地在白門清溪上流動，老兒似乎不覺得疲乏，不覺得對不住了牛的教訓，雞的申斥，狗的嘲笑了。

一九二九，八，二二。

女大王

何如

這是我在 A 市聽孟冰如說的鄰縣綁匪一件實事。

孟說這件事時，側重於總務科長被綁的描寫，對於女大王，只說過她的裝束；因為她是「女性」的綁匪，與普通「男」性綁匪，略有不同。所以我的記載，只能依照孟的說話，照直寫了：——

女大王姓某名誰，這是無從考查了。只說她的年紀，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光景。大大的眼珠，白多黑少，看起來人來似黑夜裏一閃的電光，使被看的人，發生畏懼的心。高高的額角，已經有了皺紋。因為她是一角女性，而做了女大王，統帶二百多男性的綁匪，做這搶城奪地並擄人取贖的生涯，也要很費一番心血，纔能有這打破城池的成績。而這二百多的男性綁匪，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妖魔，她能發出號令，使他們聽從，也是不容易的事。她的面容黑而帶光，似乎雪花膏這類裝束品，為她生平所未用。面色雖黑一點，從這光中看出她是少婦。但是她有無丈夫，亦無從證明。不過在她舉動中認定她已失去處女的美，而是一個壯健的婦人。

她穿的是黃色軍裝，帽兒斜帶著，露出已剪的短髮，經過多日沒有整理亂糟糟的披散着。耳輪很大，帶了一付紅寶石鑲的金環，所以顯得格外大了。只有這耳環，是她女性特別表示，此外與男性是一樣的，乍看時，誰敢說是女人家。奶旁懸了兩枚炸彈，左腰懸了盒子砲，右

(1297)

(1298)

腰又是兩支手槍。炸彈和手槍的中間，十字式的插滿許多子彈。背後又是交叉式的兩把雪亮的刀，刀把上有紅綢子飄著。兩腿纏的布是波紋式，中間有七八把七子插在內。脚上穿的是八撻麻鞋，所以她跑起路來比馬還快。

這是孟說的她的裝束，是總務科長在做財神時看見的，所以有這樣詳細。

總務科長是縣政府最重要的佐治員，如何會做財神呢？

做財神，就是被綁票匪綁去的一種名稱。

做財神是怎樣的一種儀式？

女大王高高坐在上面。屋子中間，陳設香燭紙燭之屬，又有三杯酒，陳設在另外一張桌上。于是由男性看守綁匪，將總務科長請將出來，立在財神方位，由女大王行禮，焚燒紙燭，然後將那三杯酒給財神吃了，恭敬送他出神。這因做財神的總務科長，家中很有幾文，不等到軍隊的搜山，如數繳交女大王所要的票價，所以女大王以財神相待，有這隆重的儀式舉行。

寫到這裏，我要照著孟冰如所說，寫那總務科長了。

縣政府的總務科長，在前清時候是刑名師爺——紹興師爺，自前清——或者更遠一點，

(1299)

元明兩代亦好，把持公事，師徒傳習，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到了民國，在司法方面上說，已有了審檢兩廳，並規定了四級三審制。但因為司法經費的不足，和人才缺乏的關係，每省中設審檢制的法院，不過三四處。其餘的縣分，多是派一位承審員而已。承審員只管審，檢察的責任，是由縣長辦理的。縣長是法政學校出身的固然有，可是法政學校所教的是法學通論及刑法民法等等。到了實施時，仍非另費一番功夫，切實研究，是不中用的。於是總務科長的人選，仍然離不了紹興師爺。

紹興師爺在前清時，抱定一部例案和他師父所傳授的抄本，在下與書辦是聯手；在上與部院的老夫子，又是通家。無論何等精明的縣官，遇到刑名案件，沒有不請師爺的。

師爺的籍貫，亦不必一定是紹興人，可是他們傳授却出於紹興，名從主人，這是紹興師爺在政治界的勢力。

民國的紹興師爺，雖說沒有前清那樣把持，但是各省縣政府的第一科第二科，仍然要請刑名錢穀來擔任，方纔將公事辦得好，不至於鬧出笑話。如果不相信，係交代後，纔知道痛苦。

這位總務科長，也是從紹興師爺學到刑名錢穀的本領，除了現行法令之外，又摘抄許多

本省和外省的公文，都是可以互相援引的。這些公文，雖說有在本省公報發表過，可都殘缺不全，不像他們有這耐心，將這些公文，一張一張粘在簿上，隨時溜覽，作為參攷。對於錢穀，尤有一種要件，那項公款是應解的，是不應解的，是什麼時候解的，又有多少盈餘，都是不見於書傳，只有他們知道這個秘密。所以各縣縣長奉委之後，非請他做總務科長：是不能討好的。

這位總務科長，已經是個中老手，歷任各縣第一科第二科的科長。有時兩縣同時請他，他分不開身子，只好派他的學生去。學生如果辦不了，他到了時候，自己一定來的。所以他們的師徒傳授，就同專門學問，是一樣的。

他做科長，適用包辦制，除了應得薪水之外，還有例外的規費，所以他很有錢。這次到鄰縣去，是地方紳士再三向縣長要求，請他來的。因為鄰縣是個很苦的縣分，又值軍事時代，劃畫軍費，要不是熟手，不能上下討好的。

他本已在甲縣奉委第二科科長了。鄰縣的財政，已陷於無辦法，但是既受了總務科科長的委任，不是學生所能了的事，所以將甲縣的第二科，委託了一個相信的學生，自己帶了家人李三到鄰縣來了。

他雖是科長，總離不了師爺架子。而縣政府內的人，也是稱他做師爺，不稱他做科長，尤其是李三，口口聲聲叫他做師爺。據李三說：「跟他已經三十七年了！無論他做什麼，我只叫他做師爺」。他也相信李三，是他的忠實僕人。

他到了鄰縣之後，除了例行公事，是由科員擬稿外。重大的事，便是在吃飯時，同縣長商量解款並解款的方法了。而他的吃飯，也是得了紹興師爺傳統的脾氣，每頓飯前要吃一兩斤的紹興酒，下酒的是他和縣長商量公事的話。雖說縣政府的菜飯，沒有大菜館的講究，但也少不了雞鴨魚肉。而他吃酒時，酒是由李三斟的；每一壺酒，實在沒有半斤，而李三在斟第三壺時，總要說：「已經三斤了，可以吃飯了！」其實他的吃酒是個名，用一個大雞缸杯，足足可以盛五兩酒。由李三斟滿了，他舉起杯來，輕輕的吃了一口，用筷子向各樣的菜盤裏，試了一試。

「李三你又忘記了？」

於是李三忙忙地放下酒壺，取拿來下酒的菜，金華火腿，皮蛋，開陽，肉鬆之類。他一面吃酒，一面說話。吃過兩三口之後，李三又替他斟滿了。

如此如此的吃酒，斟酒，這便是他的師爺架子。

縣長也是知道的，所以遇到商量公事，必要在吃飯——吃酒的時候，他的話匣子開了，纔有好的辦法出來。

吃完了酒，公事商量定了，就去起稿。亦還早呢，於是在帳房間，打麻雀，打拍克，這纔完成他的架子。

那天打完拍克，已經十一點鐘了。他回到科長臥室，叫李三預備開水。李三便知道他要辦公事了。

案上堆積一大堆冊報，他拾出來看看，又用指輪算一回，覺得不大對。忙忙叫了李三，拿著洋燭，開一個箱子；這一個箱子，都是抄本，都是關於解款的抄本。

他取出抄本，和冊報比對；自言自語道：「這位縣長，有點自作聰明了！既然請我來做科長，爲什麼又聽信帳房的話，冒昧解還筆款子呢？現在還有法子想，但是交代時，總很難了。好在吃虧是縣長，我的規矩，他總不能少吧」。接着著問李三：「今天帳房，送了多少來？」

「剛纔帳房送來的只有一封信，不是擺在桌上嗎？」李三說。

他微微的一希。向桌上取了信，拆開來一看，又點了數目；「只有三百，未免太過不去

了」。剛在點鐘時候，忽聽「拍拍」接連幾聲，似乎子彈的聲音。他吃驚了，但是外表很鎮靜的。

「李三，你去看看什麼事！」

李三沒有出房門，又是一排槍，接著人聲鬧噓，

「打！打進去！」

他知道不妙，是有土匪打進城來了。現在連縣政府，都被土匪打進來了。

「怎麼辦呢？」

「這裏院子後面，有個小門，直通後山，我們從那裏去吧。」

李三一面將三百元的鈔票，藏在身邊，一面拉了科長，匆匆的轉出後院。這時天色黑越越的，一樣也看不見。幸虧李三走熟了的路，尋到小門，猛的用力，拔了門柵，拉了科長，往山上走。剛走到山坡。

「喂！你是什麼人？不要走，站住！」一個著黃色軍裝人問。「你們要不站住，我可要開鎗子」。果真的向空放了一槍。在這一閃火光中，看見山坡上，有七八個拿槍的人，嚇得李三不敢走了。只說：「我們不是衙門裏的人」。

「你不是，也好！跟我們走罷。」

於是科長和李三被強迫的由後山押回縣政府，被關在一間大屋內。這時縣長已經被土匪問過了，知道公款已經解去了。搜羅衙門內的帳房及各房間，所得不過一千幾百元。土匪生氣了，將被獲的人，一個個搜檢在李三身上搜到三百元。於是這不幸的李三，被任有被綁及榜樣的資格。

「你很有錢！你願出多少錢，買你的命？」

「我是個公役，那裏來的錢！」

「剛纔的錢那裏來的？」

「你問那錢末，是師爺的。」

「是那個師爺的？」

「我不能說。」

「你不說，就槍斃你！」

拍達一聲，李三被打死了。於是輪到科長了，科長看見李三的死，只得承認了三千元，

寫信叫家中人來贖他。

這時剿匪司令部，已經得了警報，知道鄰縣的失陷，連夜派兵前來救援。但是土匪的信息，也很靈通的，知道此次司令部的軍隊，是全部出發，約有三千多人。而這位司令官，又是有名勇者。

女大王只有二百多人，一百多支快槍，衆寡不敵，如何能久佔這空城。於是連夜退出鄰縣的城，到一處曲折的山中。

這位科長，因為認了三千元，土匪待他很優異，抓了幾名鄉下人，替他抬轎子。他昏昏沈沈的，不知多少時候，在做財神之時，纔看清女大王的面目。並由女大王派人送他下山。在他下山不多時，軍隊到了。土匪支持不住，四散走了。所有被擄的人，都救出來了，一文沒有損失。只有縣長損失一千多元，和科長三千元，是自願取贖的。

他自從做過財神之後，不願再在衙門混事了。可是甲縣的第二科，他有許多經手未完事件，不能不料理一下。這便是他逢孟冰如說他被綁的事。我又聽孟冰如所說，寫了這一篇。

且慢談走長安

(旅行雜感)

小石

說起了陝西，少不了又要拉着秦朝去了，因為牠是牠的都城所在，至今還有人把牠稱爲秦省呢？尤其在十六年的冬天，我看見在S省城看見秦省日報上，大吹特吹的說：「自某某出關以來，陝西已入於訓政時期了。」呀！訓政時期，當然有些特別的建設了吧？這是我們想像的話，可是，不料因爲這個理想，便能引起我們的實行。終於到第二年剛剛放過暑假，便約了五個同志，毅然決然的雇了兩輛馬車，清早就向東來紫氣處馳去，少不了跋山涉水，走了約有五七天之久，纔到離開M山二十多里的隆德小縣——這裏我要把S省合M山來說一說——所謂S省者，我不說牠的真名字，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總之是S省城。所謂M山者，就是帖木真壽終途次的六盤山。唉！提起這個山名，不由得我要打個寒戰呢？因為我們過這山的時候，遇了一件很奇怪，而且值得我們常嘆息的事情。當我們剛到隆德時，就有人說：「現在的六盤山連從前大不相同了，現在是土匪的大本營所在，無論王孫公子，只要過山，總免不掉他們光顧的！」哼！好容易走了這麼幾天，誰肯學打燈蛾兒，自尋死去呢？我們可以漫漫的打聽以下消息吧？一面覓着，一面去剝街頭上探望探望。及我們轉了

個圈子。忽地發現了幾處店房門口，滿貼着：「國民革命軍第幾集團軍第幾十幾師的炮兵！手鎗隊！騎兵！……」過境。哈，哈，哈，……我們真有運氣呀！明天又有過山的軍隊哩？我們也可以乘乘威風了。然而不然，聽說這些老總們，不但不顧及老百姓；而且他們過山的一次，還會很乾脆的喊着說：請你們——指土匪——不要動槍，我們是調防的！不是剿匪的！因此眼巴巴的，把幾個可憐的小商人，叫土匪打劫了個光，類中一個能幹者，終於身首兩處。唉！這就是誓死救國的革命軍嗎？這就是中國的生力軍嗎？我們只好，對他們流淚！還有什麼話可講呢？聽——這番奇聞之後，我們知到官兵是靠不住的，還是自己碰死命，來學張飛夜過，或者還可以幸免哩？主義一定，大家胡亂吃了些東西，更鷄未唱，我們已悄悄兒的走開了。最可恨那無情的月亮，牠偏照得通明，任你風怎樣的刮，總是刮不上一朵黑雲來，把牠遮護住。尤其那咯咱，咯咱的車輪摩擦聲，特別響得起勁，使人提心吊胆，恨不能用蒲草把牠裹住。走一走，聽一聽，連着歇了不知幾十歇，纔走上山來，呀！呀！這個山真來危險啊！委實像立寫着的M樣盤了幾盤，大約因此得名吧？這時差不多有四點多鐘的光景，照例夏天的夜短，天色已經發亮了。雖則說是夏天，可是到這山上，我們預備着着的皮衣，還是覺不着熱哩？向四面八方張了張，到處却還寂靜，我們纔把心稍爲一寬，不料往前走了幾

步，正當要緊關口，忽地閃上血淋淋一個人頭；再一看那面又排着一付赤裸裸的尸身，再沒說那濫車，濫席……橫着道旁，我們早已魂靈兒飛上半天了，真是眼膜暈花，彷彿那顆人頭在那裏擠着眼睛，那個身材好似在我們背後尾隨着，不由人毛髮如指，一骷髏兒跑下山來。正跑之間，只見山凹樹林之中，又閃出無數人來，個個身負行李，各執短棒，亂攘攘的向滿撒開，一時聽不清楚，只聽喊着來了，來了，……我們已經目睜口呆，兩腿酸發一步也走不動了。心中却還明白，只想人家來了，怎樣的稱呼；怎樣的告饒；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幾個眼明手快的少年，一擁兒喊進前來，見我們呆立不動，纔叫着說：「客人不要害怕。」原來纔是這山下村落中的貧民，因受不過土匪的遭踏，每晚上托男攜女都去林中避難，見天色已亮，心想歸家，不料遇着我們飛奔下山來，所以唬的滿坡亂竄，後來看得明白纔敢前來喊叫我們的，並叫我們到他們家中去歇緩一下，這樣以來，在他們當然十二分的誠懇；我們却不免有個做誘頭的成見在胸，終於各人弄了個眼色，一齊走進莊村，看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個個面帶飢色，身穿濫破無法縫補的單衫，唉！這真是民衆啊！可憐他們已經三四天了，沒有動過烟火，今天所吃的東西，還是前幾天煮下的洋芋（即馬鈴薯）爲什麼，軍閥，官僚偏不知到這樣痛苦的事呢？唉！民衆在那裏！幸福在那裏！我們說着這兒，便把各人隨身所帶

(1309)

的銅板湊合起來約有四五千之譜，並些干糧……分散於大家，類中有個老者，年紀約有七十多歲，含着滿眶的眼淚，上前稱謝着說：『老爺們那裏曉得呢？你看我們這樣艱難，但是每天還要派幾個夫役，替過路的官兵背行李去哩？今年這樣的旱災，恐怕逃着那裏，都免不了爲狗所食，』說猶未竟，而啼泣已不成聲。我們口賭心酸，一忽兒再也不能久留了。便想連忙離開此地，忽聽一老一着：『且慢，且慢，前邊不遠就是三關口地方，更加是土匪出沒之處，』便隨口叫虎兒，虎兒——是他的兒子名——『你可以把老爺們送過關口去來。』

二

這個三關口，我想大家或者是曉得的吧？牠離六盤山，約莫有十幾里遠。兩面峭壁參天，中間流着一條小水，水旁是路，僅容一輛車子有時還會牴觸哩！真有一將把關，萬夫莫敵之勢！上面樹林陰翳；廟宇輝煌，那不是別的，就是宋朝楊六郎把守的遺跡。半崖之中有石刻『流水峭石』四顆大字，題着：譚都督（譚組安之父？）送吳大濬等字樣。路口端立董少保（董福祥）故里石碑一座。綠草茸茸；野花送香。這樣的佳境，本應當令人留戀不舍的！然而事實上不但不能游覽，連少停一下都不能夠的！經過的時候，還特別走得起勁

呢？讓過關口，別了虎兒。眼看日色過午，隱隱糊糊看見羣峯聳秀，凜然鉅觀的一座大山。那就是，太史公西至於崆峒的崆峒山？我却沒有仔細考究過。總之是離高平關——即現在的平涼——很近。牠是崑崙山的正脉，這是早已明白的。

走到了平涼，覺得空氣非常緊張。原來纔是大軍過境哩。找馬呢？拉夫呢？真是打得鷄飛狗上牆的。唉！這是官軍的真本領呀！我想這樣的雄動，當然一切都怕他吧？不，不，誰知到，那土匪老爺纔算滑稽，還會晚上直趨趨的進了東關，把他們——指官兵——所用的軍用品，搶去一些，這豈不是空前的大笑話嗎？

第二天走的地方，更不用說，是有名的王母娘娘降生的瑤池了。牠是在涇州（現在改爲涇川縣即涇水發源地也）的城外，有一座半小不大的山，山上面似天池的樣子。下邊路旁立着一座石碑，寫明「西王母降生處」的幾顆大字。其實這涇州城內，非常蕭條，我們晚上正在南柯黃梁的時候，猛然，聽得：乒乓，乒乓的響了幾聲，驚得大衆脚忙手亂，不知怎樣是好，其中有見識高的人說：「不要亂跑；順牆根臥下，恐怕是槍聲呢！」一時鷄犬亂叫，真是沒明其妙！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纔聽外面有人喊着：走了，走了，我們纔知到果然是土匪的槍聲。聽說把城外某某算不上資本家的都搶光了，這恐怕是急出的見識吧？那也說不定

(1.11)

的。不過爲什麼城內的軍隊合警察，響也不響哩？那當然有敵衆我寡的說頭了。至於事過後不多一忽兒，照例是有搭大燈籠，寫紅字的一隊肩荷長槍，身披虎皮，刺刀插的明晃晃的人物，向各家大大小小盤問個實實到底，甚或叫着呼詐的口吻去欺服貧民。那末，我們當旅客的人，當然也是被盤問的一份子了。把這些「雨後送乾傘」的老總們都且慢談，只說：從這裏到長安，盡是平原大坦，平民的生活比較還算可以，當夕陽西下的時候，無論老少的婦女，各人手執乖線的機子在門外樹陰下工作，所謂真誠的農民，就是不問誰是，誰非。因此各村鎮上滿陳着真正的國貨，比之那羊頭狗肉的奸商，不知人格高至幾萬倍呢？我們因爲路很平坦，也就加站去走，不一日走到咸陽，心想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地方，應當勾留幾天，看看殘山剩水纔對。却也大大的不然，未進城門，就碰着晦氣！老遠地就喊着：下來，下來。

幹嗎？——站剛的老總問

從那裏來？

到那裏去？

我們一看那付黑殺神似的面孔，不由人氣上心來，對就他不客氣的說：從甘肅來，到陝

且慢談走長安

五三

西去。想幹學校！他聽得這樣回答，也就放活緩了口吻說：「我們都是老鄉啊！請留一張名片，我好消差，對不起……」我們一聽，原來是同鄉，何必還南腔北調的拋京話呢？也就廢然而去。他仍舊廢然站着，因此便知不可久留，立刻渡過咸陽古渡，連夜趕進了長安城，休息了一晚，那顆空虛的心便捺不住的撲撲的跳着想「碑林啦！雁塔啦！以及訓政時期建設的種種啦！」一幕一幕的，像映片樣在腦子裏開演。清早便約了同行去城外約有六七里的雁塔寺。誰想這個唐代的古塔，現在變成軍閥了，不然，何以有許多丘八守圍哩？不，人家是遠望的，哎喲！訓政時期纔是這樣的嗎？也許寺的前門不讓人走，只好尊命從後門進去。可喜雁塔也離後門不遠，我們登上頂尖，高不過有幾十丈之譜，到底眼界寬得多呢！俯察藍田，使人不禁有今昔之慨！看四面壁間，早已陳着閑人失志之詩，因此我們硬忍着：避免人云亦云的嫌疑。沒有題幾句詩。惟有最惹人注意的，乃是第三層上有堂而皇之的壹尊菩薩（？）他老人家的門上有一付板對。可惜健忘的我，一時記不清作者姓名，惟有把他的作物寫在下面：

舉國若狂，那知北派南宗，慈悲更有顛和尚。

世人不醒，且喜善男信女，皈依同拜醉菩提。

雖則是佛學的迷語：但是，我以為把牠的起聯當做現在一般，瓦拉！瓦拉者的，「金箍咒」也未嘗不可的。所以。我永遠是不會忘掉牠的。此日，我們就接連着把碑林玩了一下，那當然是累朝累代寫家合畫家，留給後人的脚模手印陳列所了，尤其二面房子內封鎖的，聽說是十三經的真碑，更不用說，是值得考古學家寶貴的了。可惜我是不能夠見它的廬山真面目，只有賞識外面每朝書法之盛衰罷了。至於建設這個事情，說起來是千頭萬緒筆不勝書的，我們可以舉幾條要緊的道路而言，也可以推想其他了。長安的街道自來是以鐘樓為中心的，向東者便叫東大街，平心而論這條街，還算是頂呱呱的哩！因為這是從前皇城（現改為紅城，其意義我不知到）所在，自然寬闊齊整得多，當着訓政時期，說不定還能加些修飾潤色了。如果提起其他的三條大街，由不得人腦子內發暈，為什麼？因為我們坐着黃色車去看晚戲的時候，好像坐在輪船裏過海水洋似的，一高，一低，連跌帶碰的，險些兒把人的神經都搖亂了。我想這樣的建設，恐怕還不如「輦來於秦」的時節好呢？尤其那種脾氣與眾不同的警兵，不但問路去，一問三不知；而且把長長的一條北街，亟亟乎要變成公共側所的樣子。我不曉得他們是幹麼的！這樣腐敗！這樣失望的長安，誰也不想久停的，於是同人中有三位資本雄厚的先生，便起了南來的奢望，果然人們於五七日之後，長驅南下了。

三

這裏只賸下我連C君兩個，因為經濟的關係，只得在這污濁的社會中盤旋，可是，住了半月，心中也發起急來了。想投考一個相當的學校哩？却風一股雨一股的聽人說：「此間的學校差不多都含有某種重大的嫌疑的」。想住着等個好機會作點事呢？不料前防裏的軍隊，却如蜂如蟻的都來，說是要鞏固後防。因此晚上查個不止，彷彿又入於戒嚴時期的了。唉！「怎樣辦呢？」C君嘆說——我也正在躊躇着。他(C君)忽地把頭一抬，向我很正氣的說：「我看我們明天走三原縣找某軍長去，想他以同鄉的面子，總要給個相當的事情的吧！況且國民軍的長官都很隨便，想一定會見他的面的。」本來我是記着「官坐三品，不認娘舅」的老口頭禪，想永遠不阿附權貴的門下的。但是，經過C君的這樣一講，再加上度支告罄的逼迫，只這的迴過心來，曲從苟合吧。這三原縣離長安是有九十里的遠近，因為這幾天軍隊拉差的關係，打短脚的轎車，就非常的少，價錢也是特別的高，我們一思量，到不如我們做兩天的工夫走着去，還兩有俾益了。於是便整裝徒步的走開，少不下要跨渭越涇的，但是過渭的時節，自然有渡船來迎，然而這渡船的夫役纔是老實不客氣的，他說出的價錢總

是不會減讓的，俗話說的好「關口渡口，氣死霸王」只得兩人給他雪白的一塊。至於涇河呢？大約是因爲天旱的關係，水非常的淺，不用說是沒有船隻的，只可笑有背脚夫，他也拿起架子的在那裏等賞，那個願意再上他的當呢？我倆便丟擲了自己去過，其實人都說：「涇渭不同流」言涇水是很清的，可是不曉得是近年同化的作用嗎？怎的我看去都是混的，不過牠的底子盡是石頭，這是應當知道的。因爲起身太遲，走到涇陽塔（高一拾三層誠爲偉觀）下，天色已晚，本來河北裏地方，是很野蠻的，黃昏時節就不敢行路了。至第二天的正午已早到三原縣裏，街道非常狹小，商務却還可以，惟有那可畏的太陽，真是照得人皮肉發焦。雖則這樣的境遇，我們却還是拚命的去找軍部。大旗飄處，早見有幾位虎威軍把門，走進前去，先向人家示禮，說過來情之後，便接連把小名片顛顛巍巍的遞上，隨身站在營門的旁邊，不多一時傳出說：「趙參謀長代見」原來這趙參謀長，纔是C君的老師，一見當然比較隨便些，況且他囉囉嗦嗦，也就不是咬鋼削鐵的樣子。不過這個武夫軍長的脾氣很怪，用人是不看本領，只以跟他的年成多寡爲定。因此這個當差近乎拾年的趙先生也就加上參謀長的頭銜來了。話不要瑣屑，只講參謀長問了一遍，我們便很謹慎的答覆了一下，好在還是同鄉的面子，讓我們在住幾天，候軍長從省城返回時，再派差事。却說這位軍長赴省的路程，到

也有點研究，本來陝西的地方平坦的很多，想來坐汽車是不困難的，然而事實上是相反的，因為陝西多是平原之地，上面着實平的像案板樣，可是上下原的時候，就却與爬山無異了。那末這位軍長坐着新式的汽車，該是怎樣的上下法呢？那當然有妙不可言的法子了。我以為這個妙法子，就不啻是隋煬帝復生了，所不同的，就是煬帝乘的是龍舟，拉的是婦人。軍長坐的是汽車，拉的是男人罷了。這話是怎樣的說法呢？就是每逢軍長上原的時候，應當先要三二十個村莊上的農夫，預備些繩索向上硬拉；下來的時候，少不下又往下吊，這樣的，不知無辜的，誠樸的，農友們，洒盡了多少血汗呀！唉！這就是為民衆謀到的幸福嗎？話又要說回來了。我們住了約三日，果然汽笛一吼，軍長返駕了。但是C君因與參謀長有師弟的關係，早已派到留古鎮充營部內司書去了。至於我呢？聽參謀長及副官長的口氣，恐怕要在軍部內派個相當的事情的，無奈我的性子太急，一連住了幾天，看見那毫無軍紀，糊說亂噪的樣子，早就心灰意冷了。因此軍長一來，我便請參謀長去說：「我是個學生，心想留學南方，看軍長能幫助點路費否。」這是我的退身咒，也並不想拷他的竹槓——但是我的這話說出一後，我看參謀長面上轉顏轉色的，我一時沒明其妙，只有迴想自己的話，沒有說錯吧？那參謀長向四面一照，纔慢慢的告訴我說：「幸虧沒有外人，不然又鬧下麻煩了」。我

很謹慎的問道，「怎樣了？」他說：「你不知道我們的軍長，貴賤見不得學生，因為現在的學生多半是共產黨呢？」的確前幾天三原縣還把兩個中山大學內的學生，解省槍決了，也為這個緣故來。一聽這話，由不的我氣上心來，嘆我親愛的青年，不知叫這些身無一毫灰白色的萬惡軍閥，殺傷了多少，如地下有靈，請早為剷除兇頑！便馬上辭去。趙先生在一邊還說：「我看還是就個事情幹吧？」哼！哼！再響不出的我，即刻赴省，恰巧遇了個同鄉匯了百拾元，一直跑到上海。

四

這裏我要做個小結論了。我上面所說的軍政，民政，市政……是過去陝西的切實狀況。現在怎樣？我不曉得，不過中國軍閥的專橫，彷彿是數千年如一轍的，有許多人還想撐持下去的。掃蕩這些醜類，掀翻他的樓台，毀壞他的牆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九，七，八。

(1318)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六期

六〇